

这是一场西洋风格的音乐会。在后台,演奏员们正在进行开演前的准备。我的朋友、中央乐团曾经的首席小号李老师说,那天他们正在准备着,忽然,看见那位专职的舞台监督急慌慌地走过来,头上都是汗。

李老师问他是怎么了?舞台监督心急火燎:麻烦了麻烦啦!这回咱可真是麻烦了!李老师一听不由得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,您……您说……怎么麻烦啦?监督瞪着铃铛似的两大眼,肩膀都耸起来,两手往两边一摊:今儿晚上没旦角儿啊!

父亲的挂件

他过来一起住,老头却死活不肯,情愿独自守在这潮湿发霉的小破屋里和垃圾为伍。捡垃圾的习惯总也改不掉,狭小逼仄的屋子里堆满了他觅来的能换几个小钱的宝贝——破纸板、塑料瓶、易拉罐、废铜烂铁……各种难闻的气味串在一起弥漫空间。

想起前几天的事,阿贵有些后悔。老头在一只旧木箱里一直藏着件东西,是枚玉如意状的瓷片。上面穿着一根脏兮兮变了色的丝绳。小时候,他问过爸爸这是什么,爸爸说说是传家宝,他问哪来的,爸爸说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后来他大了些,又问爸爸,这是什么瓷,爸爸说是宋朝的瓷。到他快谈恋爱时,他已懂得宋瓷的价值,曾探过老父的口风:卖了吧?改善改善咱们的生活不好么?老头恶狠狠瞪了他一眼,一句话呛他:死了心吧!

现在爸爸得了这样的病,需要钱哪!阿贵不想让爸爸就这么等死,他想做一点努力,上星期趁老头睡着,他偷偷将瓷片取出来,去了古玩市场,找专家鉴定。可是鉴定下来,阿贵心凉了!这哪是什么宋瓷,根本就是民国年间最普通的百姓用瓷嘛,充其量也就能换百多块钱,几个专家都这么说。

偷做的事阿贵本不想告诉父亲的,可是那天不知怎么说漏了嘴。想不到躺着的父亲听到这事,猛地直起身子咆哮起来:我还没死呢,你就财迷心窍想倒卖家产啦!他忍不住顶了父亲:一片破瓷还家产哪,您这不是自欺欺人吗!就这一句,又让父亲怒不可遏,竟将床边一只茶杯向他砸过来,边喘边吼:什么假的,我说真的就是真的!阿贵长这么大,还没见老人家发过这么大的火。现在阿贵有些后悔了,那天真不该顶撞病重的老人啊。也许人老了,脑子也是糊涂的。

床上传来微弱的咳嗽声,父亲睁开眼,醒了,示意儿子坐过去。颤巍巍的手在儿子脸上捋了一捋即刻垂了下来。声音轻微,但在儿子听来是难得的温柔:阿贵呀,我想了想,那天你说的话还是对的,有些事情是不能自欺欺人再瞒你了。

于是父亲断断续续讲起了阿贵这个独生子的来历。

老人十六岁时插队在山区,等可以返城时也二十出头了。在那次返城途中,火车让道停在一个叫宋庄的地方,他下去歇一歇,就在不远处的垃圾堆中听到一阵猫叫般的哭声,于是循声找去,一件破衣里裹着一个婴儿,只颈上挂着一个瓷片。他犹豫了会儿,最后把孩子抱上了火车,又抱回家里。可是家里穷,住房挤,兄弟姐妹多,父母更担心他一个未婚青年拖了一个孩子,以后怎么找对象成家呀。可是他铁了心,为此不惜和亲人都翻了脸。他觉得这孩子跟他有缘,因为孩子第一眼见到他时眼角还淌着泪却张口笑了。就为这一笑,他慢慢养着,养着,竟也养大了……

他听罢,五雷轰顶,扑倒在床榻前,一遍遍叫着:爸!您就是我亲爸爸呀!可是爸爸已闭上了眼睛,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叫声。

当“洋”遇到“土”

吴 霜

没“旦角儿”,这事情的确非同小可。一个舞台,任何时候,整场演出中如果没有一个女演员出台,从头至尾只有男生,观众们会看得十分乏味,没有兴致,这场演出基本就会是失败的下场。中国戏曲中称呼女演员为“旦”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。那场音乐会中的女声歌唱演员因事临时不能到场,而这位音乐会的舞台监督曾经在评剧团工作,他的语言特

守着昏睡的父亲,阿贵心里泛酸。老人家很执拗,从知道自己查出癌症后,就拒绝治疗。他对儿子说,别花冤枉钱了,你要尽孝就过来陪我两天吧。

父亲的脾气阿贵是知道的,倔,木讷,寡言。阿贵从没见过母亲,据说他一出世,母亲就死了。一个男人,独自忍受生活的重压,还能生动得起来么?阿贵也能理解父亲近于吝啬的节俭,否则能靠那点微薄的工资将他一点点养大,再帮他成家立业?可是儿子成了家,也愿意让他

过来一起住,老头却死活不肯,情愿独自守在这潮湿发霉的小破屋里和垃圾为伍。捡垃圾的习惯总也改不掉,狭小逼仄的屋子里堆满了他觅来的能换几个小钱的宝贝——破纸板、塑料瓶、易拉罐、废铜烂铁……各种难闻的气味串在一起弥漫空间。

想起前几天的事,阿贵有些后悔。老头在一只旧木箱里一直藏着件东西,是枚玉如意状的瓷片。上面穿着一根脏兮兮变了色的丝绳。小时候,他问过爸爸这是什么,爸爸说说是传家宝,他问哪来的,爸爸说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后来他大了些,又问爸爸,这是什么瓷,爸爸说是宋朝的瓷。到他快谈恋爱时,他已懂得宋瓷的价值,曾探过老父的口风:卖了吧?改善改善咱们的生活不好么?老头恶狠狠瞪了他一眼,一句话呛他:死了心吧!

现在爸爸得了这样的病,需要钱哪!阿贵不想让爸爸就这么等死,他想做一点努力,上星期趁老头睡着,他偷偷将瓷片取出来,去了古玩市场,找专家鉴定。可是鉴定下来,阿贵心凉了!这哪是什么宋瓷,根本就是民国年间最普通的百姓用瓷嘛,充其量也就能换百多块钱,几个专家都这么说。

偷做的事阿贵本不想告诉父亲的,可是那天不知怎么说漏了嘴。想不到躺着的父亲听到这事,猛地直起身子咆哮起来:我还没死呢,你就财迷心窍想倒卖家产啦!他忍不住顶了父亲:一片破瓷还家产哪,您这不是自欺欺人吗!就这一句,又让父亲怒不可遏,竟将床边一只茶杯向他砸过来,边喘边吼:什么假的,我说真的就是真的!阿贵长这么大,还没见老人家发过这么大的火。现在阿贵有些后悔了,那天真不该顶撞病重的老人啊。也许人老了,脑子也是糊涂的。

床上传来微弱的咳嗽声,父亲睁开眼,醒了,示意儿子坐过去。颤巍巍的手在儿子脸上捋了一捋即刻垂了下来。声音轻微,但在儿子听来是难得的温柔:阿贵呀,我想了想,那天你说的话还是对的,有些事情是不能自欺欺人再瞒你了。

于是父亲断断续续讲起了阿贵这个独生子的来历。

老人十六岁时插队在山区,等可以返城时也二十出头了。在那次返城途中,火车让道停在一个叫宋庄的地方,他下去歇一歇,就在不远处的垃圾堆中听到一阵猫叫般的哭声,于是循声找去,一件破衣里裹着一个婴儿,只颈上挂着一个瓷片。他犹豫了会儿,最后把孩子抱上了火车,又抱回家里。可是家里穷,住房挤,兄弟姐妹多,父母更担心他一个未婚青年拖了一个孩子,以后怎么找对象成家呀。可是他铁了心,为此不惜和亲人都翻了脸。他觉得这孩子跟他有缘,因为孩子第一眼见到他时眼角还淌着泪却张口笑了。就为这一笑,他慢慢养着,养着,竟也养大了……

他听罢,五雷轰顶,扑倒在床榻前,一遍遍叫着:爸!您就是我亲爸爸呀!可是爸爸已闭上了眼睛,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叫声。

色还沿着着评剧团时期的习惯。这会儿,一个西洋音乐会的舞台监督,大喊“没有旦角儿!”您不觉得这实在很可笑吗?

还想起一件事,是一位电影导演告诉我的。他在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现场,即将完成一天的工作时,听到他的制片主任在那里高声督促工作人员:我说你们是干嘛呐?赶紧着赶紧着,码前码前!晚上导演看着片子还得较呢!

导演说他听着这番话时就笑喷出来了。“码前”

是非常北京化的语言,就是加快速度的意思,虽说放在当时的情境里并不十分到位,但还算说得过去,可是后面的“较”片子就太不像话了。从来都是“剪片子”嘛,什么时候蹦出来一个“较片子”?

令人想起较指甲、较鞋面、较橡皮、较头发……较什么也不可能是较电影胶片较电视片子嘛。

导演说,别较了,再较那电影片子就给较成碎片啦。

还有个故事,就更有喜剧效果了。是电视剧《牵手》的导演杨阳告诉我的,她说她中学时候曾经在一个同学家里玩儿,同学是学拉小提琴的,那天在家里拉着练习曲,“咿呀呀呀”拉得恣意又认真,谁知被在一旁监督着女儿的母亲批评了一顿。她母亲是这样说的:哎哎,我说闺女呀,你拉的那个对吗?我可都听出来了啊,你那板儿没对着槽儿啊!板跟眼都在哪儿呐?慢点儿拉呀,你倒是算计准了再拉呀!

板眼是戏曲中对节拍的称呼,一般人还都凑合听得懂,可是板槽儿又是怎么回事啊?这可就更加风格化了,戏曲人经常把业务上的语言形象化,节奏扣准了,拍子点儿要对在槽儿上,这是多么形象化的语言!戏曲人都明白,可是放在小提琴练习曲这里,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东和西的大碰撞了。意思没



有错,只是凭空里听着叫人哭笑不得。

杨阳跟我说,她同学的母亲是一位京剧女演员,也就是一位旦角儿了。旦角嘴里说的是戏曲惯用语言,她却在一旁听得从心里要笑出来,真的是太有效果了。

创意往往是这样碰撞出来的。我们经常说要创造出一种情理之中却是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。其实这样的效果,在生活中不经意地就会被我们遇到。

我的祖母是一位出生于杭州的大家闺秀,平日里总是安静稳重,一举一动都有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风范,她讲的普通话带有一种清秀的苏杭口音,听起来非常轻盈柔和。有一次遇到我的来自天津的姥姥,乐子可真大了。

姥姥是天津的劳动人民出身,自年轻起就家里家外摸爬滚打惯了的,心直口快,笑口常开,手脚麻利,行动如飞。她和我祖母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一旁听得乐不可支。多年前,两个老人很久不见,坐在一起唠起家常。祖母说:“近来可好哇?”姥姥大声答:“啊哈!挺好的呀!”“身上也好哇?”“嘛?身上?哦!你是说身体啊?也挺好的哪!”“没有闹什么病哦?”“病?嗨!没有哇!打着跟头往前骨碌!没嘛病啊!”看,要是你留意,中遇到西,洋遇到土,是不是效果真的很不一般?你笑了吧!

唐贡山下,邵国强请我们喝他做的野生手工茶。我轻抿一口,称好茶。他像孩子般笑了。他说这茶长在廿三弯上,无污染,无公害。

我到过宜兴许多次,第一次听说廿三弯。廿三弯又名啄木岭,是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间的一座界山,传说当年项羽被刘邦追杀,慌不择路,从这里策马翻山越岭逃到浙江。在山坡上留下 23 道之字形马踏蹄印,后人依印筑路,俗称廿三弯。邵国强是廿三弯邵坞村人。迷人传说和山上美丽的茶园,让我对那里充满向往。第二天我们随邵国强上山。

我与邵国强同车,一路听他说廿三弯:“山顶原本有个境会亭,唐代常州湖州两太守每逢茶季在此办茶宴品茶斗茶,白居易为此还写过诗。”

白居易时任苏州刺史,那首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宴因寄此诗》曾被许多人传诵:“遥闻境

曾细算。股市诡谲,变幻莫测。自己识相了断,退出股场,从此不再问津。

现在股民坐在家鼠标按按,走在路上手机点点,输赢全在掌控中,多方便啊。三月,我在怒江游途大巴中,前排旅友小凌突然兴

炒股闲话

吴莉莉

奋地扭头告知:我刚刚赚了十万块!前两天,有朋友发来短信:装修房子的钱都从股市中赚到了。好事同喜,我也为她们高兴。报上说有人卖了房子去炒股,网上还见有位北京大妈,拎只旅行包在交易所座位上数钱,据说估计现金有百多万。我不免替他们急:赢了固然好,万一……“万一”的事还是忍了不说罢。股民聚一起聊股经,凡脸上笑盈盈的,是赚了钱;“弄弄白相相,赚点小菜铜钿”,是赚了点小钱的在谦虚;“勿灵、勿灵,手气不好”大摇



旧时的上海,从早到傍晚,在大街小马路,尤其是弄堂里,yēhūyē吆喝声不绝,是啥?

是收旧货的。现在我想:这行当的吆喝颇有古意,不是吗?他不是在喊“易货也”?

那时收旧货的,挑两只竹筐,边走边吆喝,经营的无论什么都要。当然大大过重的挑不动,贵重的卖主不可能找肩挑的出手。也难怪,可能会收到官窑青花,宋版残本。冷门的名家字画,所以那时的旧货“鬼”,是需要有点眼力的。据传我们一位同行就在旧货摊上捡得“董其昌”的。

现当今日货升格了,一般破损的东

第三百六十行

贺友直

西丢垃圾桶,许多种类用品大多属一次性的,穿旧的衣裤鞋帽大都归入废弃类,收旧货的只要两类东西,一是可回炉的废品纸品;一是家用电器、手机电脑,他们不会用挑担,改为货运三轮或电瓶车,也不吆喝改为电喇叭、茶壶盖悬一铃铛,一听到叮当声,家人就会把捆扎好的旧报纸和各种各样函件交换几文小钱。

这样的交易其实还在三百六十行内,是因为经营内容及方式与以前的大不一样了,把它归到哪一行呢?所以只得

廿三弯野山红

楼耀福

会茶山夜,珠翠歌钟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,灯前合作一家春。青娥递舞应争妙,紫笋齐尝各斗新。自叹花时北窗下,蒲黄酒对病眠人。”让我意外惊喜的是,白居易诗中情景此刻居然离我这么近。“那境会亭还在吗?”邵国强说:“早不在了。”言语中不无惋惜。

进邵坞村时,见一牌坊,上书“境会胜迹”,可见邵国强所言不虚。群山环抱的邵坞,漫山遍野长满毛竹,满目翠色。邵国强在自己家门口停下车,我们向山里走去。登上山脊,这里的风光令人迷醉。近处有青苔、蕨草、翠竹、山石、寺庙,远眺见峰丘起伏、连岗接坡、层峦叠翠。我不由想,难怪这里的茶被陆羽、卢仝誉为“芳香冠世,推为上品”,“天子爱喝阳羡

其头的,是错失良机的在后悔。好在如今股民心理成熟,风物长宜放眼量么。

炒股学问深奥。写此小文前,我还翻书、上网地忙过,想自我速成培训一下,懂点“股经”,无奈仍不开窍。我曾见过纽约华尔街上的铜牛像,也见过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城(熊城)的大黑熊造型。不想沾喜、不怕招晦,因为没有牛市、熊市的牵挂,手中无股心地宽。今天百姓过日子,基本食有鱼、住有房、出有车。我本短视,自认生活小安即可。梦还是有的,只不做发财梦。常听退休朋友说:“闲在家里,不弄弄股票还能做啥事体?”炒股没错,当热浪一波波涌来时,老年朋友们千万要头脑清醒!

赚钱诚可贵,健康价更高,玩玩尚可以,老本须捏牢。这话不算多余。

不炒股,也躲不开股市的洪水猛兽,请看明日本栏。

股市人生

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”。山上有丛丛茶树,唐朝被列为贡茶的“阳羨紫笋”就产自周围。邵国强的茶园还要往里走。

邵国强很小就跟妈妈做茶,妈妈揉不动了,就说儿子啊,你来帮我揉几下。那时他才六七岁。他爷爷在的时候,山上有八十多亩茶园,后来没人管理,渐渐荒芜。2000 年,他从济南回家乡,看到茶园杂草丛生,觉得可惜,便是重新垦地种了三十多亩茶树。之后,他决定不再外出。

他说“在外面挣多少钱都不重要”,他要守望家园。

到了邵国强的茶园,他介绍他的茶树种类,最让他骄傲的是他的十来亩野茶和一种叫“鸠坑种”的老茶树。传说是鸠把茶的种籽带到山坑中的。野生老茶树长得很不规则,叶色也比较深郁。茶园田陇遍是落叶,呈褐黄色,有的已腐烂。这松叶、竹叶就是茶树最好的肥料。

正是采茶季节,有茶农采茶。

采茶工是邵坞村村民,有的还是邵国强沾亲带故,还是他母亲临时请的。他母亲在山上为茶农做饭煮菜。正在这时,邵母提着一篮刚从地里挖来的新鲜嫩笋向我们走来,她那双手像老树皮一样饱含风霜。

邵国强为每人泡了一杯我们前一天喝过的野生红茶,汤色还是那么澄清透亮,茶味还是那么甘醇芳香。邵国强说:“你喝这茶,是不是有一种儿时的记忆?”寻找儿时的记忆,在外面挣多少钱都不重要,守望家园。我望着瘦瘦高高的邵国强,有点感动。我问这茶有什么名字吗?他说没有,“我就叫它廿三弯野山红。”